



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本文標題，取自穆旦(查良鏞)的名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二戰中，詩人曾作為中國遠征軍的譯員，隨軍入緬甸作戰。

此役非同尋常。六十年前此時，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遠征軍在緬甸和日軍打了最後一仗。為時三年的這場出境作戰，終獲「慘勝」。這是中國現代軍事史上，對外作戰最悲壯的一幕。

出境之初，遠征軍打過令盟軍刮目相看的勝仗，也遭遇連串的失利。對失利，報章語焉不詳。你從當時官方《中央日報》上能看到的是，「緬境我敵激戰平蠻」、「薩江流域戰事最烈」、「戰略轉進放棄瓦城」、「緬北敵軍仍甚猖獗」。簡單含混的詞語背後，是十萬大軍倉皇退入被稱為鬼門關的「野人山」，半數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化為再也走不出熱帶雨林的冤魂。

穆旦的筆下，有人和森林驚心動魄的對話。森林說：「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

「原始森林內潮濕特甚，螞蝗、蚊蟲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蟲到處皆是。螞蝗叮咬，破傷風病隨之而來，瘧疾、回歸熱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為流行」。曾任遠征軍代總指揮的杜聿明將軍回憶，「一個發高熱的人一經昏迷不醒，加上螞蝗吸血，螞蟻侵蝕，大雨一洗，數小時內就變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後相繼，沿途屍骨遍野……」《森林之魅》中，淒壯的意象令人震撼：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 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遠征軍中有許多讀書人。且不說庚款留美生孫立人將軍(到台灣後因所謂「兵變案」遭軟禁三十三年)、齊學啟將軍(在緬甸被日軍俘虜，後在仰光監獄拒絕誘降被刺遇難)，軍中還有大批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有一位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孫克剛，跟隨孫立人征戰緬甸、印度，寫出極富史料價值的《緬甸蕩寇志》一書。還有一位畢業於復旦大學統計系的呂德潤，作為《大公報》派駐遠征軍的隨軍記者，寫過大量戰地報道，還曾隨中國空軍轟炸機出征。

呂德潤很有幾分美國「大兵記者」歐尼・派爾(Ernie Pyle)的風格。從他的戰地通訊中我發現，《義勇軍進行曲》當年在遠征軍中極為流行。在寒冷的宿營地，清晨，官兵們常愛吼一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然後從破毯子裏鑽出身子。

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打通時，呂德潤隨開往昆明的車隊採訪。臨行前去看望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問有什麼東西需要帶回。孫立人說，看看昆明市上有沒有賣冥鈔的。「我當時一下子沒聽清冥鈔是兩個什麼字，」呂德潤晚年回憶，孫立人解釋，冥鈔就是給死去的親人上墳時燒的紙錢。他當時苦笑，緩緩地說：「並不是我迷信，只是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對為了這場勝利而戰死在外國荒山密林中的那些忠魂的哀思……」孫將軍斷斷續續說完這句話，淚水盈眶，再也說不下去了。

呂德潤先生後來當過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香港《文匯報》報道說，有一次，卸任後的前總理朱鎔基見到呂，敬重地對這位老戰地記者說，「你曾經是我的偶像」，並和他合影。

所以可以推想，中國遠征軍的事蹟，當年也曾怎樣打動過一名叫做朱鎔基的長沙中學生。(作者供圖)